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儒事門

經疑　易疑　書疑　詩疑　周禮疑

禮記疑　春秋經傳疑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信經而舍傳註○聖道之不明自六經之有傳註始傳註之蝕經自儒者之無折衷始葢六經之作非聖人之得已者然其文則簡而要其意則精而深其扶世佑民則不能易乎此也遭秦滅學而其書見乞殆無餘燼漢興稍務收拾於冢墓屋壁之間及諸儒口所傳授衆說紛紜莫相統壹故易道之微則九師汨之也春秋之散則三傳亂之也書殘

於古今詩失於齊魯而禮之衰又在於大戴小戴以至樂無遺法雖紀於制氏而徒世其官不知聖人之經如天地如日月固豈有蔽蝕哉學者因其微言惟道是信則詭辭怪論不辨自明則尚何可疑之有

經不明有二患○聖人之言思之固不可不精而求之不可太過思之不精則中無所得而微言奧旨有不能通求之太過則不近人情溺於高深幽遠之地而天地之正理反汨而不明是二者俱失也然思之不精蓋淺學偷惰者之患苟有志乎聖人之經者未有不知致其思也至於求之太過之弊雖古之老師宿儒猶不免焉嗚呼聖人者亦人耳其喜怒哀樂之情與其是非可否之際凡所以審擇利害初亦無以異

於人而其所以為大過人者蓋處之得宜施之久遠不外乎正焉而已豈有高深幽遠至於不可窺測者哉

稽古偉論 漢初不收全經○高帝能行過魯之祠而不能遵聖人之道蕭何能收秦府之籍而不能收聖人之經夫經與天地並彼不事詩書之主與奮身刀筆之吏其能知此乎世之學者稔聞秦人之焚書六經不全謂秦人之罪也而不知秦之所焚者天下之書爾博士官所掌固自若也近世大儒究見本末謂書之盡焚在高祖入關之後項羽燒咸陽之時向使扶義而西舍館僅定以秦博士所掌之書悉歸灞上經之殘缺何至重煩來議未幾而屋壁之出古文之書所存非百篇矣淹中之得所謂禮樂者非聖人之舊矣山巖之藏冢

官之鈌或者補以考工記矣詩散齊魯易藏民間春秋左氏且復未出故繼世以來求書之詔求書之使無日不下於郡國得於此或失於彼噫漢之初基天以六經全書遺之而漢不能有之極漢世數君之力而不足以復全經之舊萬世之下有志之士徒抱遺經而三歎也

漢初不召儒生○學者習聞漢之中世經生學士各是師說黨同伐異謂漢儒之病也而不知漢君之責有不可逭者使挾書之律高祖入關之初汲汲除之則縉紳先生必有能明其大義者惜其不爾也近世大儒究見本末謂伏生之治尚書方獲聞於文帝之時生已老矣使高帝能及濟南之未老尊顯一人以風其餘諸儒誦習能如伏生者必不寡相與講

明以詔後世何至啓後來之紛紛耶費氏之易以康成諸公而顯毛氏以詩以馬融諸公而盛左氏之春秋以賈逵陳元諸公而尊大抵皆在東都而當時往往抑而未伸者也河間之周禮二戴之禮夏侯歐陽之書申公齊韓之詩施孟梁丘之易其立於學官也以諸儒之私意其不立於學官也亦以諸儒之私意故石渠之講白虎之議相望於後先此以爲是彼以爲非噫天以老師宿儒待漢之興而漢不能有之啓諸角立之心而不能明一貫之旨萬世之下有志之士徒嘆聖經之湮鬱而已

法祖鑒猷 我朝大儒發明○我宋以六經立國建極之初五星聚奎識者知爲文明之運列聖相承愈涵愈深異人輩出

愈傳愈粹中庸大學洙泗之精微而道學之淵源也漢儒列之傳記莫知端倪自伊洛諸君子發之而其道始光明而盛大矣中興百年紹淳之間儒學益顯群公並奮號爲儒宗者又力扶經學以存此道自其本易之義而羲畫傳矣自其正詩之傳而人情得矣自其略發典謨之奥而帝之指明矣自其本儀禮以爲經集二禮以爲傳而禮樂之大端可識矣春秋之旨雖不敢以輕議而文正温國公之通鑑續左氏編年之書文定胡公之舉要終温國未成之意紫陽朱子則又因兩公之意而經緯之有綱有目曰是曰非知其說者可以立身可以範世非徒泥古學而不通世變之謂矣

先朝儒先尊經〇至我國家鴻碩相望而後能大明義理之

宗以續孔氏六經之脉以開漢儒傳註之蔽易之家前乎此非彖數則占筮也一經伊川程氏之發明則天理人事之奧性命道德之原粲然無餘理春秋之學前乎此非凡例則災異也一經文定胡氏之敷繹則三綱五常之道內夏外夷之經昭然無遺說中興諸君子又從而增廣潤色之富哉言乎且以勢言之古書尚存長老猶在漢儒之明經也易為力道統如綫訓典日繁先正之明經也難為功漢儒不克全於未泯之初而先正乃能脩植於已仆之後此非聖經之幸而實後學之幸也

時文警段秦禍經亦自禍○秦人之禍何其酷也先王之制可使不行於世而不可使不傳於世不行於世猶有待也若

其不傳雖有作者不過付之一慨耳秦人之用心何心也已則不行先王之制而疾後世之勝已者盡取遺集而一除之所以聾瞽萬世之聞見也秦人欲禍萬世而卒於自禍竹簡之焚未冷而咸陽之燄張天儒生之坑未堙而望夷之變旋踵殘葦斷竹黨師老儒分付赤帝子孫搜討而收拾之天意有在矣

天滅秦以存經○秦人以一星虐燄煽禍萬世帝王治具悉爲湮没六籍府庫悉爲坑穽使天存秦祚數十年老生死盡屋壁頽圮編之殘者日以散簡之蠹者日以腐吾恐生民伥然於鬼魅之鄉而後之人主亦將茫茫然視天下如理亂絲而莫得其緒嗚呼天其滅秦之速也所以福天下者厚矣天

天實假手於漢之諸儒缺者補之斷者續之生民之有耳目者猶得聞先王之言見先王之書亦漢儒之功漢儒能補綴於秦火焚蕩之餘而後儒不能一一決擇於漢儒補綴之後六籍遺文有不可施行於今日者則已敗於秦火又亂於漢儒噫漢儒之罪反與秦人同科顧不甚焉

漢輩儒甚於秦〇秦禁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故至惠帝四年始除嗟夫使高祖入關之初能除此禁則諸儒口誦能如伏生者必不寡生雖老全書不亡使高帝入關之初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子之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後世不見百篇之全而至伏生老孔壁壞以其年考之不能不嘆息於斯蓋高帝之不

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詩書也

續語駢珠

罷黜百家恐小聞之妨大道也

刋落陳言恐支辭之誣正理也

道之不明也闡之者晦之也　曲學小生破碎大道

道之不行也執之者拘之也　格言至論湮沒無傳

獨抱遺經搜尋墜緒　文義炳如丹青　心心有主

參求正理探討微言　格言昭如龜鑑　啄啄爭鳴

剖石者乘其罅　支辭蔓說雜吾道之柤

開鑰者透其簧　承訛踵舛操入室之戈

黨同伐異競開戶牖　雖經表章大義鬱而未顯

出汙入主相為枘鑿　暫爾崇尚正學召而未伸

博以求約也而聰或陷之於雜思以索理也而智或陷之於繁文以表義也而才或陷之於浮說以明疑也而辨或陷之於誇

當今獻策

經以孔氏為斷○故嘗謂士生於千載之後而欲旁搜遠紹尋墜緒以探微言蓋將為前聖繼絕學為後世開太平也必考諸三王而後可以必其不謬必百世以俟聖人而後可以信其不惑苟徒溺志於一代之崇黜快心於一人之毀譽則目前之尊顯固不能保其不湮沒於後世世俗之好尚固不能必其不得罪於聖人是亦淺淺為學矣獨抱遺經旁稽傳記本之以孔氏之源委驗之以漢人之意向而後

知據依孔氏以立萬世之傳者孔門諸子是也投合漢君而取一時之用者漢世諸儒是也

經當獨信古學○大抵吾儒之論經當以古學論不當以章句論古學之傳垂諸萬世章句之習止於一時謂之古學者必其師承之說正義理之學精故愈傳而愈久愈久而愈明謂之章句者必其好尚之習勝滋蔓之說興故愈傳而愈微愈微而愈不足道以趙賓師孟喜之說乃以箕子爲荄滋則其說誕謾而不經矣較諸費氏爲古字之易孰爲當取以齊韓詩學之傳皆以關雎爲刺詩則其見拘滞而不通矣較諸毛氏得子夏之傳孰爲當據烏流王屋此漢儒附會之說也信不若安國壁中科斗之文有所稽據而當從出於傳聞公

羊穀梁之學也信不若左氏親受經於仲尼有所傳授而當信若夫后蒼說禮至於數萬言自號曰曲臺記又豈若二禮之得於古經者為可尚乎然則萬世古學之正誠不可與章句同論而學者宜知所決擇矣

經當抑去異論○獨惜夫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於讀易未知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學讀詩未識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識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以書為政事之編以禮樂為致飾於儀文節奏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士乎士乎果如是而可為士乎學乎學乎果如是而可為學乎舍明白簡易之理而支離蔓說以為奇外公平正大之道而欺

世愚俗以為辨邪朋邪詖翼詖吾為此懼不有聖明出而表
章正學統一聖真則經籍徒存而後學無真得之見矣
生意收結信心信理為斷○嗚呼三代而上累聖之經至大
聖而定三代而下諸儒之說至大儒而定大聖集百聖之大
成者也故其述作足以為萬世開太平大儒集諸儒之大成
者也故其考訂足以為往聖繼絕學是天生仲尼於晚周蓋
為累聖而闡述作之功也天又生朱子於我宋蓋為諸儒加
考訂之功也然仲尼非能以已見而述作朱子亦非能以已
見而考訂古今一理爾理一心爾仲尼之述作群經宜之於
心揆之以理而述作之也故萬世卒不可易朱子之考訂群
經亦宜之於心揆之以理而考訂之也千載而下安知其不

以信仲尼者信朱子乎一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文公施於昔人猶懼其啓後世之紛紛學者而欲容喙於文公亦不韙之甚矣故愚敢以信心信理之說終焉惟執事恕其狂斐

經至大儒而定○故嘗謂六經之學不幸而厄於秦秦亡而漢興修復全經補葺章句不可無諸儒傳授之功網羅衆家推明古學不可無大儒折衷之論故經學雖始於西都之數子而實盛於東都之諸儒雖盛於東都之諸儒而實定於鄭康成一人之手愚於范史之論而切有證焉嘩之論曰漢興諸儒頗修藝文東京學者亦各名家元乃網羅衆家刪裁繁蕪自是學者知所歸矣原嘩之意豈非謂聖人經學至諸儒而始傳諸儒之是非至康成而始定乎我朝諸儒雖嘗逐經

辨析大旨而其論猶未定也惟我朱文公從而正之至今而正論愈彰朝廷之褒嘉有踰華袞士子之信服何啻穀粟桑麻之可以衣且食也然康成特折衷其議論朱子乃訂正其義理此又非康成所可並吾故曰乃所願則學朱子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揚子雲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曰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問神）翼奉曰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本傳）夫經籍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實仁義之陶鈞道德之橐籥也（隋經籍志）

歷代事實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漢藝文志）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本贊）

宣帝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上稱制臨決（本紀）唐穆宗嘗問學經與史何先薛放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之極也史記道成敗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薛放傳）唐太宗讎正五經謬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粹章句為義疏（儒學序）

皇朝典章 太宗淳化四年上謂侍臣曰朕比來聽講五經理國理家之源盡在於此（寶訓）眞宗景德元年上問王旦曰五經大義朕在藩邸時取邢昺經日誦說但經籍立言各有旨趣不無同異每詢于昺但引義疏以對至於聖人應機設教荅問異同終不能談其微旨（寶）事高宗紹興十三年司業高閌言陛下復興太學凡養士取士之法最先經術是也上曰經不易

進士習詩賦巳久遽使之通經乎閔曰先王設太學之意惟講經術而巳今欲經義第一詩賦第二上可之陞程頤兄顥聞濂溪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返求六經然後得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侯編安定先生教學於蘇湖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言行錄

先王論題元祐二年呂公著言論語尚書二書皆聖人之格言為君之要道輒於尚書論語及孝經中節取要語共一百段進呈聖人之言本無可去取臣今惟取明白切於治道者庚便於省覽侯觀劉摯言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新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　七年姚勔言先帝表章聖學一用經術經士誠欲以大道於變斯

文然議者謂師用一家之說不能貫通是以明詔復用詩賦
並同
上

文進當年 歐陽公云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甚爲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而最缺學者不能自流遡源以求古人作樂之本遂幷其說於禮家書合爲五經流别爲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飾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以相沿樂所以王者之國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缺遺至於律呂鍾石聖人之法度更萬世可以攷也

以不泥象數立說

纂頭推易以數明易以理作易以體悟易以義夫易之為用有生成之自然有進退之飾晉卦之德固不可以蓍而強合經之變固不可以體而泥求審乎此則易之妙用可以意通而文之簡脫數之異同者不必拘焉矣歐陽公序易圖以為讀經解所引差以毫釐繆以千里之言是易不得為全書至於文言有所謂子曰則漢之易師取其文以解卦體或文斷而不屬則以子曰起之愚誦是說然後知夫春秋之時穆姜所筮遇艮之隨而有元體之長亨嘉之會正事之幹之數語夫子於是時猶未生也文言矣自而作耶左氏所載易書之言不待辨而明矣

策問

河汾講道語及於易薛收退而嘆曰文王不及伏羲乎何其辭之多文王其病矣頁荅者進而言曰文王烏病伏羲未畫也三才自立萬象自森四序自行萬物自生何嘗營營賛畫為哉至於漏道之密泄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作為剛柔同異之說駭人意而大朴散矣自今觀之象數之學興而伏羲之病愈深矣愚於此尚不能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以象求易而曰此八卦象也此重卦象也此外卦象也以數求易而曰此河圖大衍數也此洛書九宮數也是豈不為頁荅者所笑耶

昔者易之未作非無易也有易而散在天地人物之間也然則其有也孰得之其散也孰聚之得之於心而聚之於易者

其惟包犧氏歟是故包犧者易中之高曾也文王者易中之祖也孔子者易中之父也易在天地其理具其名隱至包犧畫之而名始立易在包犧其名立其道微至文王重之仲尼繫焉而道始彰然則包犧氏之畫孰示之也天示之也天以何而示之在天有象在地有法在人有一身之靈在物有鳥獸之文有萬物之宜若爲雷爲風觀象於天而得之也若爲山爲澤觀法於地而得之也若左股右肱取諸身也若鶴鳴鴻漸取諸物也八卦既畫幽而神明之德顯而萬物之情皆具見於易而不得遁矣

大抵善學書者以辨劒悟善養生者以解牛悟悟非生於他生於心之有定見心有定見則見理皆真又豈在於象數爻

彖之末哉昔程先生潛心於易探先天之所獨到發前聖之所未言因見兒之項顧謂可起八卦因梅枝之發顧謂各有乾坤此無他蓋示學者以自悟之天而不使之膠守於紙上之塵言也愚將以此爲法若夫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作則吾豈敢

[illegible]論作易時世伏羲始畫八卦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或曰周公作爻辭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而爻辭作於周公彼誠有以知之其後馬融陸賛亦云惟班固以謂人更三聖而周公不與蓋文王周公父子一道序父不序子尊父也而諸儒泥於三聖之說遂以

爻辭爲文王所作論重卦之人凡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鄭元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等以爲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係辭神農之時已有葢取諸益與噬嗑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按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而不可謂之作也幽贊用蓍謂伏羲矣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今依王輔嗣爲得其實

論易名三義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濳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變五行迭終四時更廢

君子取象變節相移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
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
論三易之名周禮太卜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釋云連山者象山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
其中周易者云易道周普無所不備按世譜神農一曰連山
氏黄帝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氏號則周易稱周取岐
陽地名
論天地大衍之數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衍天地之數何
止有五十辨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蓋以少陽
之數推之七爲少陽即少陽之數七而數之故用者四十有
九然天地之數合爲五十有五今并其挂者論之尚缺其五

是豈大衍與天地之數不同然大衍之數較諸天地之數雖闕其五然自象二象三四時象閏與夫再扐合而推之則與天地之數侔矣

論六十四卦之象六十四卦之彖出於上古是伏羲之易卦下之辭三百八十四爻之義興於中古是為文王周公之易由彖象以至雜卦等所謂十翼作於下古是為孔子之易伏羲之彖止命曰易文王周公孔子所作謂之周易言周所以別乎夏商周也蓋易有三材之道存焉三材之蘊莫先於人人之用莫大於天倫曰父子也曰君臣也長幼上下豈容以紊連山首艮艮為少男是無父子亦無長幼歸藏首坤乾君坤臣君臣倒植則無上下惟周易首之以乾至於男女之義

則以未濟終焉此孔子之所學也

辨十三卦之意下係言黃帝諸君取法乾坤離益等十三卦而不及震坎艮兌巽卦辨云十三卦論尚象制器各有所當乃安民濟世之急務故聖人則而象之然六十四卦莫不皆可象故賛易取而言之非謂餘卦無可取也

論七八九六之數九六之說有二一論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一謂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爲占故稱九六也春秋左氏襄九年遇艮之隨是也崔武子遇困之大過六三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六五變也係辭曰爻者言乎變也且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天九地十陽數盡於九陰數滿於十數盡於九九為老陽固宜矣陰數滿於十何以六為老陰蓋陽者君道也務於長故求盈數陰者臣道也忌於進故取少數故九為老陽六為老陰

書疑　以不信興開立說

策頭　孔子序書不及八索九丘孟氏信書獨取武成二三策夫學莫博於孔孟而於書之所載其遠而難攷者不敢深究其事之可疑者不敢盡信然則後之述作者其可誇多鬪博而詳其不必載之事乎愚竊怪劉知幾作史蓋所謂長於才學識者也而求其有取於書者則未免識者之譏彼其信山海經而列丹朱於帝者信汲冢書而謂益為啓所誅以召公

之不悦為憤周公之不臣至於述辛癸之罪者則以為厚誣叙禄父之叛者則以為徇節凡此者皆其厚誣天下後世也則夫史通之作雖足以擅良史之稱而君子奚取焉信矣書之不當徇異聞也

策段上古帝王之事賴書而傳書學不明尚賴史家證之迂當廢經之後經之缺遺多矣亦幸而伏生孔壁之傳金匱石室之書可得而攷然不能以翼經為心而自棄於史家者流好奇好異雖不甚害理者有不忍棄焉太甲桐宮居廬之制也而謂伊尹放君則是高歡之事也周公踐祚冢宰之職也而謂負扆居攝則是王莽之事也文王稱王追稱耳而謂受命於質成之後則是梁未亡而稱帝也召公不悦懼主少國

疑耳而謂忌周公爲師則是林甫之軋張九齡源乾曜也以盤庚爲作於小辛之世以彤日爲作於祖庚之世以金縢爲作於成王之世以文侯之命爲作於襄王之世誕謬如此吾又不得不正也

書則帝王之謨訓大意而已雖其鈌也不如全之爲美然即夫書序而觀之則書之大意猶可髣髴也蓋孔子刪詩書少康周宣之事至英偉也皆剛削而不取所取者乃及於伯禽之誓師秦穆之悔過是書之體不言夫事而主夫言也不主夫事故首尾不該不爲病主在夫言則典之言不外乎謨訓之言不外乎誥因典可以推謨因謨可以推訓因訓可以推誥因其鈌可以推其全今之所患不在乎經史之鈌而在於

說者之太雜一句一義輒有必說此所以雜鉄其半而學者猶病乎難也蓋古之所謂書者上所以語夫下下所以語夫上皆不待釋而自通者也古之所謂頑夫愚民不待釋而能通其上誥誓之言今之老生巨儒有不能焉則書之傳於世五十八篇而非少也使其百篇俱在吾知學者愈病其難矣逸書雖篇或存既亡其辭則其義不可復考而孔安國注尚書必欲強為之說者何也患嘗曰知之為知之堯典舜典之所以可言也不知為不知九篇稾飫之可略也

書疑辨孔壁之書孔子百篇遭秦火不存至漢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泰誓一篇為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知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

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乃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謂巫蠱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所傳大抵皆霸偽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故杜預注左氏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內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嘗西漢之末欲立古文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偽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逵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魏晉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呈三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孔氏書始出皆有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林少穎紀論百篇說中道堯之咨舜曰天

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以命禹仲虺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為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為帝王之為王率此道也乎故以十言蔽之曰中而已矣揚中立以辨論盤誥之文乎讀盤庚三篇周公之語如在宗廟武庫中觀古器物茫不之識如登太山之崎嶇劍閣之道羊腸九折之險一步一止而九嘆息如夷狄蠻貊窮荒萬里之人聽華人之言累數十譯僅乃通未嘗不廢書而驚曰古先王之聖豈欺予哉後世之搢紳先生老於文學者考釋訓詁役馳精神歷數十年至於白首沒齒有不能知之當時之人號召告令於百篇之間何自而知之當時學士大夫借曰知之可也田夫野叟閭巷之徒何自而知之切意三代之民家家業儒人人有士君子

之識所謂道德仁義之意性命之說典謨之文一一聞見而盡識之非上之人好爲聱牙強倔難入之言以驚拂之也所習素曉也焉好論述秦魯之意夫子定書斷於唐虞而不言羲黃之事以其事荒唐而不足信定書之際正所以爲萬世之法亦豈以無證而不信之事而存之乎書錄帝王而或附以秦魯者葢以存周公之制度美穆公之用心聖人與人苟有片善亦在所錄豈以侯國而遺之乎豈以求詳責備而沒人之美乎

辨堯典爲虞書堯典雖曰唐事不以唐史所錄而言舜登庸自堯故追作堯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

辨禹貢爲夏書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得
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爲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
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
內蓋舊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經水辯疑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一

儒事門

經疑四　毛詩　以不信詩序立説

名流舉業

策頭　自採詩之官廢而後世不知作詩之由矣自歌詩之工缺而後世不知聲詩之義矣自序詩之義失而後世併與詩意而忘之矣嗟夫古人之詩豈其卒不明邪不究其意而徒泥其序此固不明之所由起也吾嘗觀是詩之興古人蓋所以觀風俗之美惡考政治之得失而達斯民之美刺故其採之國史播之樂工者得以係其地之所從出也知其音之所從合也而記其事之所由廢興也自夫序詩者不記其本末

而徒妄置其清濁之辨卒使後世惑於異同之論而前後本末卒無得而攷正抑不思不以文害辭乃可以得詩之意誦詩三百而政之不達則雖多亦奚以為此固聖賢所以開發天下者也

策問 風之於國事也雅之於王政也頌之於盛德成功也鄭氏謂七月豳風詩備雅頌不過以篇章所職而附會之而不知豳雅豳頌固有逸詩鄭氏則求其說而不得也鄭氏謂宣王之大小雅詩為變雅不過以其承厲王之烈而例目之而不知所謂厲王幽王之詩固有 正雅逸於其中而鄭氏莫之辨也鄭氏謂魯僖列國之諸侯不當有頌不過以頌止於成王而頌者天子告成之詩而不知成王以後固未嘗無頌或

者鄭氏釋經之誤也

愚嘗謂欲觀詩者不必求疑其而當如夫子子思之心言詩者不必辨其疑而當如子夏子貢之見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不過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者而依焉而夫子則推之而至於為人君者止於仁以至於與國人交止於信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不過喻惡人之遠去而居民之喜得其所也而子思則以鳶之飛上察于天魚之躍下察于地觀詩若此疑奚有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而子貢能達之於貧富之間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子夏能推之於禮後之說言詩若此尚何疑焉苟能學孔門之道承孔門之教庶幾可與言詩矣

大序出於孔門之傳學者泥其說而不通其失固未害也小

序雜於漢儒之手學者守其說而不變其失始有甚焉近世朱文公之作詩傳也蓋嘗疑豳雅為楚茨之類豳頌為戴芟之類矣又疑抑非厲王之詩楚茨十篇為正雅之什矣又疑昊天有成命為後世頌成王之詩執競為後世頌武王及成康之詩矣以為凡此者皆小序誤之也嗚呼其信然耶推此言也則信乎豳雅豳頌固有他詩不可謂豳風之具雅頌也變雅之中固有正雅不可謂宣王為升正雅也頌之後固有頌不可謂頌止於成王而魯不能為頌也

古人之學與後世異古人學詩知其大意而已矣章句訓詁有所未暇也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夫子直以告人曰繪事後素而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直以告人曰以意逆志而

已其他皆未及也後世學者不由章句訓詁則入於傳注之學執泥之太深穿鑿之太過求以明之反以晦之孰有如古人得之言意之表者乎

事類 論詩有四家一說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取三百一十一篇著書於說秦楚之際亡其六漢興詩分爲四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三家皆列于學官而毛公之學未得立中興謝曼卿衛宏賈逵馬融鄭衆康成之徒皆宗毛公至於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韓詩雖在而益微今其所存者惟十篇耳唯毛詩至今遵用　論詩有五際春秋緯演孔圖云詩含五際鄭康成作六藝篇引汎歷樞有午亥之際卯酉之際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又爲

天門主十月之交是爲五際

辨作詩始何代鄭康成疑大庭軒氏其古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

辨序詩爲何人詩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公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子夏毛詩合作卜商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者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

傳以爲子夏臣切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祀高宗方其作詩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况於子夏乎　程說亦如王氏詩序以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而毋篇旨趣何自而知焉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黄門之說爲當黄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録也　隋經籍志曰先儒相傳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色大詳古說本如此其說蓋深得之　辨二南置詩首夫詩之首二南猶易之首乾坤書之首典謨也以二南分係於周公召公者以其有王者諸侯之風也故孔子删詩列之以冠篇首蓋

所以示正始基王化也自二南以下說者皆謂之變風則可以先後次序論矣、辨豳詩與列國豳詩乃周公陳王業艱難之事欲尊周公使專一國故次列國之末居小雅之前欲兼上下之美非列國之例也　一說言周公之德高於諸侯事同於王政處諸國之後不與諸侯爲倫次小雅之前其近堪爲雅也　辨七月備三章七月八章上二章豳風中四章豳雅下二章豳頌風者諸侯之政敎凡係水土之風氣謂之風若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是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敎以正民此酒養老是人君之大政若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是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成功之事若朋酒斯享萬壽無疆是也辨小雅先大雅夫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宴賜以

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養育人才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商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下及昆虫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小事則制爲小雅歌其大事則制爲大雅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於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

辨魯頌先商頌夫頌者美詩之名魯人不得作頌以其用天子之禮故僭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比也孔子以其同有頌名故取以備三頌耳置之商頌之前以魯周之宗親同姓故使之先商也周太師而有商頌鄭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並出詩疏）

周禮疑　以深得法意立說

策頭 善乎明道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善乎龜山之言曰知三代致治之意始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二先生所言蓋將為百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也而獨有志於周官之法度何耶蓋天下不見成周太平之治久矣非太平之不可復致也自六典之書不得其全六典之意不識其眞承舛聽訛制作愈失河汾王氏僅得其近似而發揮於唐制者為易壞在後之人又竊其近似而紛更於我朝皆為愈失幸而先正諸儒難疑辨論讀其書而識其意是亦千萬世太平之基也

策段 周公之六典乃缺其一河間獻王乃求考工記以足其書蓋曰是書必不可得故勿缺焉可也然百工細事耳於周

家設官本意何與欲求先王之制惟其意而已不得其意而強取焉何異於拾賤醫之於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投之適足生疾蓋必有深得先王之意以與一代之制則典籍雖缺必能以義起況先王之大意尚可攷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周官太宰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六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事雖無傳意可深攷大抵民之愚非有常產必無常心周之於民脩身以本之齊家以刑之禮教以成之兵刑以防之是足以善其心矣則亦使其心有常而已故以事典終焉

嗟夫是書之不得其全君子固有憾矣而因書求意又且不職共貢由是私淑其徒達可行諸天下往往有私焉而不勝

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口分世業田制似矣而許鬻永業許鬻口分已鬻者不復授坐視其流離而已先王比閭族黨之似意果爾乎是不特九夫四井之有異也府兵宿衛兵制似矣而月上歲徧雖遠而不免丁悉隸役他徭則不復先王不忍役民之美意果爾乎是不特六軍三軍之殊也六尚書等官制　矣而七百三十員復有員外復有特置與因兼置者先王爵各六十之美意果爾乎是　特司農大理之類不合也不一再傳其制已壞四年僅效豈足詔成周太平之氣象哉河汾之徒且然而況青苗保甲之令失其意者　乎愚嘗謂新莽更革漢家之制倣周禮以濟其奸如泉均貸劑之設皆罔民之利而君子所不道而國朝王公安石因周禮

國服為息之說誤以為取民之利乃行青苗之法擾擾紛紛民力重困其為害莫甚焉故夫攻聖人之經不知聖人之意皆聖人之罪人也

覃析論制作之人　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林碩謂末世之書何林云六國陰謀然鄭議獲申故周官遂行晬太文論注釋之人至孝成皇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杜子春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然衆時所解說近得其寔獨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失之矣逵以六卿大夫則冢宰以下及六遂為十五萬家絙千

里之地甚謬焉周官孝武時始出祕而不傳至劉歆典秘書乃始序列者于録略衆儒共非以爲非是林孝存以爲孝武知周家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斥之惟康成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褚無量尤明禮祝欽明引周禮郊祀皇后爲亞獻無量排之事雖不行而人以爲當　辨大司徒封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至於諸男猶百里焉後世疑之曰書稱分土惟三孟子謂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則諸公烏有五百里之地乎　則其可疑者一也殊不知書與孟子言五等之制也周官兼附庸之國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固係於五等之國矣孰　謂諸公之地無五百里　辨太宗伯朝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

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來朝各有其禮後世疑之曰書稱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諸侯各朝於方岳孟子亦謂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未聞其有宗覲遇之禮焉此其可疑者二也殊不知書與孟子合朝覲而略言之也周官別朝覲而詳言之也詩曰朝宗于海書曰乃日覲四岳群牧則朝覲固非一矣孰謂成周無宗覲遇之禮乎

辨大司馬九伐九伐之法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則侵伐無善惡焉後世疑之曰春秋書伐者以其討有罪書侵者譏其用無名豈成周之制可以用師無名乎此可疑者三也殊不知春秋書侵伐者皆譏其擅興師而虐民非有所考於其間也且其用兵異乎成周之際焉可以是疑之乎

辨大司馬蒐狩之禮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四時皆有畋焉後世疑之曰春秋書狩者三書蒐者六未聞其有苗田獮田則成周之制焉有是二禮乎此可疑者四也殊不知春秋書蒐狩者皆其可譏而譏又況諸侯好田惟事蒐狩而苗獮之田或希闊不講故春秋不得而書之豈成周無是禮也歟

辨周官議盟詛春秋譏盟詛而周官有盟府之藏是又可疑者五也殊不知傳說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固不可廢於成周之世特不可以屢盟耳

辨周官職夷禮春秋譏夷禮而周官有靺師之職則夷樂又可取乎是又可疑六也殊不知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則

夷樂固不廢於成周之世特不可以專用耳

辨論井田之制周禮惟都鄙爲井田之制孟子曰鄉田同井

周禮都鄙井邑丘甸縣都之法鄉遂用溝洫澮川之法孟子

曰鄉田同井鄉井之名可以包都鄙鄉遂井之名可以包井

邑溝洫大抵周禮言詳孟子言略也

九一什一之制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周

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

也此周載師之法蓋指畿內而言之若孟子對滕文公之問

指周家畿外而言之適與康成匠人之法同也故康成匠人

法曰邦家亦異外內之法耳野九一國中什一是內外異也

周稅曰徹通野與中國言之則共爲什一

辨論圭田無征周制圭田若近郊其稅什一所謂士田也孟子曰圭田無征何也載師止任近郊之地者上言任地之法近郊什一者皆宅田賈田之類圭田無征必矣

禮記疑　以深求原本立說

策頭 古禮十七篇不謂之禮經而謂之儀禮明此書乃揖遜登降之儀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周禮五篇未嘗謂之周禮而謂之周官明此書乃設官分職之制而禮之本有不盡在是也禮記雜取中庸大學廁乎曲禮少儀之間疑若不類其實中庸大學為禮之本曲禮少儀所以為文也三禮之本三禮之文蓋觀諸是而已矣嗟夫自仁義禮智信之名立而禮為五常之一自詩書易春秋之經作而禮為六經之一爲

五常之一者其文也而其本末未嘗不乎仁義知信也焉六經之一者亦其文也而其本末未嘗不散在易詩書春秋中

策段禮存而國與存禮亡而國與亡周公制禮致太平雖齊之鄰不可動叔孫通得其遺且以弭擊柱之爭老氏破其說曰禮者忠信之薄晉王何輩從其言棄準削繩而中原淪以割裂晉以放誕失梁以浮屠失陳以荒淫失禮不可一日亡雖盜亦有之矧國家乎夫子曰所欲不踰矩此乃其矩也曰行法曰家法此乃其法也曰天經曰大經此乃其經也曰順則曰作則曰物則此乃其則也曰皇極曰中和之極此乃其極也曰天錫洪範此乃其範也曰節制度數紀綱章程亦惟此起也觸類而通名殊準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嘗探本而論之禮者敬而已矣大哉敬乎自堯舜至春秋聖賢相傳惟此一字戰國以來此道不明於天下亂以儀秦之奸詐莊老之虛無申商之刻薄微言遂絕禮經至微寂寥無聞徐究四十九篇之義乃中庸之至誠大學之至善禮運大道之行禮器盛德之稱皆本於敬故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顏子充此敬以克己見賓承祭仲弓充此敬以無怨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曾子充此敬以爲孝是以仲尼恂恂於鄉黨之中齋齋於宗廟之内入公門則鞠躬在君列則踧踖聖人無所不用其敬也如此若夫鑾和佩玉所以養其敬於耳黼黻文章所以養其敬於目衣裳升冕升降步趨所以養其敬於體盤杅有銘几杖有戒所以養其敬於燕

安之際籩豆簠簋獻酬揖相所以養其敬於飲食之間平居無事所以養其敬者如此故行之朝廷則敬以肅施之閨門則敬以和陳師鞠旅則敬以謹莅官行法則敬以嚴三加稱尊敬之見於冠禮也冕而親迎敬之見於昏禮也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敬之見於鄉飲也洞洞屬屬如將親見之敬之見於祭祀也乞言憲行致敬於養老之際奠而後發致敬於鄉射之間朝聘有位聘問有儀燕享之中會盟之際莫不敬其事以行禮君子動容周旋無不出於敬而當時記禮者因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制禮豈拘拘然求合名數者哉

事料 論禮記出於漢儒中庸四十七篇今止存其一河間獻王嘗進樂書當時莫能尊信禮家之書雜出於當時者二百

十有四篇大戴刪為八十五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與慶普之學並立于學官馬融鄭元皆酷好小戴之書遂以盛傳論禮記源流漢興諸儒搜求於脫略之中禮得於淹中樂傳於制氏所謂禮樂者無復聖人之制作也於是合禮樂之可知者編為禮記之書後之學者乃持其說以相折難此聚訟所由起也然先王之制頗在於是禮失求之於野而況孔氏漢儒其源流皆有自來是未可廢要其雜記四代之制其所聞各異而必求合是則學者之過矣雖所聞均出聖人而見有淺深辭有詳略未必皆深合聖人之意凡其不悖於道者引而伸之皆可見聖人之蘊至於曲禮少儀內則玉藻之屬曲折細微皆道所寓未可以灑掃應對進退廢也中庸大學

誠爲入道之門四十七篇之書孰非道者視爲土苴緒餘則學者將蕩而無守思而不學則殆禮記之書與注義或幾乎忽矣嬉姍辨月令所作月令之書或以爲周公所作或以爲呂不韋所造世儒所以喜攻之者固曰太尉秦官也而命贊桀郡縣秦制也而大合百縣之秩芻建亥之月秦正也而季秋爲來歲受朔日呂不韋秦人也言秦制也固宜攻其十二月紀十萬餘言首篇之文視月令爲不異呂不韋所作而非周公也决矣然罷侯置守之世豈有所謂諸侯月令所謂諸侯孰知其非周也焚書於秦之世豈有所謂視學月令所謂視學孰知其非周也參夷赭衣之世豈有所謂德惠月令所謂德惠孰知其非周也則又以爲專秦之制者是又非也噫

豈非不韋之所作漢儒收拾而正之以補記禮之殘缺歟
辨儒行非孔子言蓋戰國之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考一篇
之内雖時與聖人合其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
家若國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見如斯而已乎或
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爲而言也曰多自誇大以授其君豈所
謂孔子哉　辨明堂位非是禮記一書是非雜亂其典正無
牴牾者中庸大學而已其坊記可也自曲禮樂記祭義射義
等篇並漢儒之語矣古已多而王制月令又居其下然其悖
禮亂教未有如明堂之甚也觀春秋書初獻六羽書郊書望
書新作南門新作雉門及兩觀無非惡魯人之僭天子所謂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也何嘗謂魯用天子禮樂兼虞夏商周

之制而子以爵侯於百里彼以為七百里書以虞之官百夏商官倍彼則以有虞官恆夏后官百矣經違古異此為甚也

春秋經傳疑　　以尊信聖經立說

策頭春秋經異乎其諸史文乎古之王者有史官而諸侯之國亦皆有史史以記是非得失之實而春秋則致其褒貶予奪之意誠使褒貶之文具見則春秋一辭之旨也足該作史者數千萬言之所不能盡則三家之傳可束之高閣又復奚待於羅網天下訪失舊聞為司馬氏之書廣言備記以增三代之贅疣乎思昔聖人之作春秋也造端乎魯及其至也為周造端乎一國及其至也為天下造端乎一時及其至也為萬世褒貶予奪莫不有深意於其間傳經釋義固不謂無功

於聖人惟能倚其筆削之意以為載事詳略之節則去聖人不之意遠而吾之紀錄亦不足病其為多闕矣若夫以廣記備言為職無與於聖經襃貶之義則旁蒐遠取若不免時有牴牾此特可以史論而不可以經綸也

宋段左丘明親受經於仲尼而其論春秋也曰志而晦微而顯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如斯而已曾不知仲尼之微旨在於記禮樂征伐以存帝王之制而明其道不專因人賢否以示懲惡勸善之訓耳左丘明猶若此餘子之論陋乎無以議為也

世之論春秋者惟盧同略知其義其詩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斯言似得之矣然猶不若伊川先生之言

曰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其意以為苟通其義則言辭之繁有不必考也昔孫明復嘗作尊王發微一以王法繩之諸儒好之而春秋之法益密其亦孰知求之言意之表乎春秋之書誠聖人立教之大端百王之軌範萬世不刊之書也仰惟國家列聖相承尤重春秋之學仁宗皇帝問侍讀宋綬三傳得失而聖訓乃曰孔子作春秋志在奬王室尊君道丘明為傳文義甚博不若公羊穀梁二傳之質誠以丘明所記事稍近誣及陪臣叛亂無足勸戒自非聖學高妙疇克至此肆我高宗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機之繁日不暇給尤且留神典籍申命儒臣進讀春秋且有隨事解釋不必作義之訓大哉王言誠得為學之要有非經生學士區區傳法

之比此君德之盛所以與古者帝王稽古之學異世而一轍者也

事考辨魯史名春秋杜預謂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賈逵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人君動作不失中賀道謂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或以爲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

春秋何以始隱杜氏謂周平王東周之始王隱公遜國之賢君公羊謂孔子祖之所逮聞范甯謂時接隱公因茲託始或謂平王晩年失道之滋甚或以爲孔子遽絶而猶有所待其說紛紛不同如此按周平王四十九年東遷在惠公之三年之心矣　横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危所自作

春秋不始惠公而獨始隱公者以惠公猶爲西周之諸侯也若隱公則侯于東周此其所以始也諸儒之説皆不得其眞又烏足以語此　春秋何以終哀公羊曰備矣杜氏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故止於所起或以爲文成致麟或以爲天道之終何休以爲撥亂功成於麟范甯以先王之道既宏麟感作而至程正叔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數子之説惟程氏爲當　春秋何以書元按王者在上諸侯即位自當稱其王某年示奉行一王之正朔也平王在上隱公諸侯也何得稱元見東迁以來諸侯不奉王之正朔皆自立以爲元年也董仲舒言春秋謂一爲元元者辭之所謂大也烏足知此　春秋何以書王春秋一書書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

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無事首時亦冠以王之一字而獨於威公不書王穀梁以爲威無王故春秋不書然既曰無王矣而元年又書者何耶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威也此說近之也

辨左氏非丘明不更之爵乃商鞅時所制而左氏有戰于麻隧獲秦不更女父之語五行之論乃鄒衍之徒所撰而左氏有陳水屬也火水妃也以飾其相勝之說左氏疑其爲戰國時人非丘明也

本朝諸儒議論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

惟孟子能爲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律法之有斷例也 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 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 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 又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

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矣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二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三

儒事門

四書　論語　孟子　中庸　大學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　宗師君師之責○講明正學繼續道統以開人心之迷者宗師之道也尊崇正理表章賢儒使天下知所趨者君師之道也任宗師之責者講明斯道於人心晦蝕之時任君師之責者彰明斯理於人心蒙昧之日道非宗師不能以明於人道非君師亦不能以信於人世衰道微皇極不建大道不行言治者汨於管晏功利之習言道者淪於老莊空虛之說所謂開物成務之功發政施仁之實誰其知之時則有

若不世之資命世之賢更相發明更相問難闡先聖不傳之
秘發古人不言之妙而斯道不晦是固不可無宗師之功聖
賢不作大道不明諸子之說乖離而橫議異端之言紛紜而
雜陳所謂道德性命之蘊仁義禮智之端誰其識之時則有
若聰明之君睿知之主罷黜百家貶抑申韓援賢哲講明之
素開愚蒙趨向之方而斯道以行是尤不可無君師之功
道體道脉道命○發明斯道之體者在聖賢接續斯道之脉
者在群儒宗主斯道之命者在帝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流
通於萬世或晦也而顯或微也而著其原蓋有在矣五三既
遠人心陷溺苟無聖賢之發明則道之體無由顯孔孟既沒
正學浸微苟無諸儒之接續則道之脉無由傳聖經賢傳散

漫于世苟無帝王之宗主則道之命無所寄故聖賢之旨待諸儒而愈明諸儒之學待帝王而大顯斯道所以碩大彰明於天下者職此之故也

稽古亭議 聖賢言殊理一○粤自周道湮微正理晦蝕洙泗聖人抽關啓鑰而發其祕是蓋吾道之一元也両楹既奠木鐸不導樞趍問荅之辭羣弟子記之而爲論語道德性命之緼子思子述之而爲中庸因小學之成功而著大學之明法則曾子之得於見知者也繹七篇之格言而紹杏壇之遺脉則孟子之得於聞知者也論語中庸之書無非聖門之微言故包涵萬象宏深淵奥大抵停蓄而不露所以玩味而無窮至若鋪陳於一唯之餘議論於轍環之際毫釐剖析節目詳

明雖汪洋而無涯旁暢而肆出其會歸總統之地則未嘗與
聖人異趣也
聖人言出一本○自周道微而正理晦孔子不得已而發其
祕自孔子沒而微言絕曾子不得已而紹其說自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子思不得已而明其詳自戰國縱橫處士横議孟
子又不得已而述之於七篇言論反覆講析精微眞經籍之
管轄尚善之權衡也歟雖然觀聖賢之書不若推聖賢之言
推聖賢之言不若會聖賢之意蓋聖賢之言無非講明正理
啓迪後學而非空言也聖賢之意無非備究源流互見本末
而非私意也子思親承夫子之訓中庸一篇即大學之遺書
孟子願學夫子而受業於子思七篇之論一中庸大學論語

之格言聖賢前後若合符節同出於一本須已矣

法祖嘉猷國朝宗師君師○洪惟藝祖皇帝受命之初五星之聚實在於奎爰及昭時吾道日盛元氣之會渾然大成時則有若泰山之孫以經術之學聞有若海陵之胡以體用之學聞又有若濂溪之周伊洛之程以窮理之學聞其發明斯道也蓋如此于時不惟道學明於下而未嘗不行於上切觀仁皇在御淵默不言淡泊無為其緝熙之功不獨施於講讀之際也而宮中消日惟是觀書不特行於涼燠之時也而留意經籍炎暑不輟其表章斯道也又如此是以正道表著治道休明涵養國脉奕世賴之宗師君師交盡其責蓋莫盛於斯時也

我朝儒先正學○我朝道學大明濂溪先生出焉其學則根本於性命渾融於道德探機於無極之先旁行乎天地萬物之表至要其指惟曰誠而已而二程得之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以暗室屋漏為謹獨之所以窮神知化為成性之驗此造道之序也推而廣之可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孰非是學之功用耶又況治教休明表章正學將以大學中庸論孟之書而示其有本末源流者則夫天下之士皆知得一善而服膺皆知 明明德而親民皆知洙泗之教不可悖而七篇之訓不可違轉移感發之機實上之人責也承學之士孰不鼓舞於鳶飛魚躍之下哉

時文警段 四書同於明道〇夫道之大原出於天傳於聖賢而淑於人心誠使斯人而皆悟斯道也則聖賢可以忘言奈何世變日降異端邪說捷出而乘之於是聖賢憂世之心始詳悉於立言之際然著書設教雖不能以皆同而道統之傳實賴乎更相發明之功故先後非異見也內外非殊轍也而難易博約之辨精粗幽明之疑又非析為多端裂為多岐以滋天下之惑也酬酢即佑神之基幼學即壯行之本知微則之顯矣知遠則之近矣先難有後獲者存博學有反約者寓此其本末源流斷斷乎不誣而聖賢明道之意同出一揆有不可以差殊觀者知乎此則大學中庸論孟四書于其言而論之似不可以一言盡于其意而求之實可以一意該矣

四書貴在實踐○詩書之見於古者未必若後世之詳且備也而聖賢之體於身者其道則未嘗不明書之備於後者非復古人之簡且易也天下之玩其辭者其失未免於滋甚是豈傳之有當否而得之有先後耶以心觀書雖不求於書而道已存以書觀書雖益詳其書而見愈淺論孟中庸大學之書其傳於世久矣所以治心而修身所以事親而從兄所以安邦國而和萬民所以參天地而賛化育蓋無一之不具矣世之習其讀而守其傳繹其訓而承其學者又非一師友講切之功矣然玩味之誠類不足以勝其強記之苦體察之意曾不足以窮其誦讀之多遂使聖賢心術之妙精微之蘊闇然不能以自彰況於因其所得已廣其所未得以開天下而詔

後世乎

四書發揮傳授○論語一書夫子立言之微旨也非孟子孰與發揮之中庸一書子思立言之大義也非曾子孰與傳授之惟論語得孟子而發揮則七篇之議論所以尤詳於論語之議論者非徒詳也辭不詳則意不盡也惟中庸得曾子之傳授則大學之議論所以雖異於中庸之議論者非果異也辭雖異而意則一也譬之元氣焉有太極則有五行有陰陽則有動靜方其渾融而為太極也五行之名未立及其分布而為五行也太極之道愈彰孟子之詳於論語也不猶是乎方其動而生陽也動者未有不靜及其靜而生陰也靜者未有不動中庸之異於大學也不猶是乎

長善救失敎者責也
因言會道學者事也
聖賢之著書立言皆所以垂世設敎也
學者之觀書窮理要貴於質疑辨惑也
經生學士朝吟暮誦玩而復者非此四書孰從而討論
老師宿儒口傳面命指而授者非此四書孰從而訓迪
大矣哉聖賢之言乎其入道之門戶求道之綱領而前後之
交爲發明者乎
至矣哉聖賢之心乎其傳道之淵源會道之閫奥而前後之
未嘗間斷者乎

循循而進漸漸而升如木有根如水有源增加充積由端倪
而盡精微學之次序也
孜孜其為昭昭其昏如鑑去塵如目去障睿思明辨捨口耳
而求心胷學之講明也
兢兢而力行亹亹而不倦如為山而不虧一簣如行遠而不
憚千里深造自得有篤行而無中畫學之踐履也
當今獻策 文公四書之功○中興以來群儒輩出道學益明
至朱文公又有以集諸儒之大成今觀論孟之集解中庸大
學之章句則所以深造斯道者大抵自吾心發用始非區區
立言之學也其論中庸則曰誠為中庸一篇之樞紐其論大
學則曰明德乃大學一篇之綱領解魯論之忠恕則有萬殊

一本之說釋孟子之仁義則有天理人欲之辨文公之訓釋
未著則四書之道幾晦文公之訓釋旣成則四書之道始彰
豈惟四書而已哉至其敘中庸章句必首辨乎道心人心之
異且曰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典謨傳
授之旨亦自是而昭明矣此猶潛陽動於風霜剝落之餘雖
和氣未遽充溢而發生之意已具斯道之元氣已復者不在
茲乎

四書當識綱領〇共惟聖天子潛心千古丕闡皇極親洒宸
翰光騰奎壁寵賁考亭伊誰之力有美朱公斯文羽翼皇乎
休哉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愚故端拜而爲之
說曰幸逢昭代喜遇明君振起斯文開悟後學而誦其書者

非徒辨析其章句而已要當推尋其綱領焉論語之與孟子讀其書者雖不可不知其詳略之旨而其大要則不外乎仁中庸之與大學讀其書者雖不可不知其異同之意而其大要則不外乎誠蓋仁者心之德夫子之所據依而傳之於孟子者也誠者天之道子思之所踐履而受之於曾子者也是理也可以爲天地立心可以爲生民立極可以爲萬世開太平其本甚約而其功甚博者也讀此四書者能知夫仁與誠之一字則四書之綱領盡在是矣

四書當闡於用○國朝道統既盛名賢輩出有二程先生作於先有朱文公繼於後而講明敷暢於其間者又不可勝數正將以發揮四書之旨而使世之學者不溺於言語章句之

中也聖上天縱聰明日新將就經筵之講貫固已會是道於四書之表而宸翰之昭揭又復寓尊崇於講道之人聖意所向固將推四書之澤以澤天下使斯道之元氣周流運轉於天地之間也豈特寵其人榮其居而已哉然愚謂尊之以名不若體之以實四書之微義與旨孰不本於吾君之一心哉充吾仁而仁不可勝用充吾義而義不可勝用充吾禮充吾智而禮與智不可勝用至於盡性在我而盡人盡物無不舉也一貫在我而成己成物無所遺也執中在我而天地範圍之內無一物不在皇極之中也會四書之蘊與發陳編之光燦昭一代之文治繼往聖之絕學亦在吾君以心會道何如耳

主意收結 四書亦有次序○抑聞之聖賢之書亦自有次序

而非可以遽觀也大學者垂世立教之大典也通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者應機接物之微言也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中庸者又聖人傳授極致之言也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會其極於中庸無以立天下之大本經綸天下之大經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然則由大學而論孟而中庸則天下之事固可以心領而意會矣愚也非曰能之願學焉幸執事進而教之

讀四書先大學（雖然聖賢之言無異同學問之道有先後中庸者聖門傳授極致之格言也論孟者聖賢應機接物之微旨也是非淺學之人所可徑詣其地至如規模正大而綱

領可尋條目纖悉而工夫有序則大學一書是誠切於日用也不參乎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論孟之精微從事於斯者苟能先之以大學參之以論孟而後歸之以中庸則讀書窮理之事可以無負於師訓矣愚雖不敏嘗事斯語願先生進而教之

故事源流

引用事類 張子曰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處如中庸大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程子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今之學者賴有此篇書存其他莫如語孟 朱子曰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孟子次論語次中庸 又曰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若

理會得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振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勉齋行狀

四書二　論語　以教人存養立說

策頭 讀論語之書當知論語之所以爲書言語文字者論語之書也教人以操存涵養之要者論語之所以爲書也夫人之生也具四端備萬善苟非自暴自棄則皆可與爲賢爲聖故由四端萬善而充廣之士而希賢而賢其歸也賢而希聖而聖其歸也天生夫子正爲成就斯人設也豈容不以師教

而自任然教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操存涵養之有其要也具四端而為人而不能有是四端是謂自暴人也備萬善而為人而不能全是萬善是謂自棄人也任一世宗師之責而使斯人為自暴自棄之歸是夫子亦有愧於天也故教之以尊德性教之以入聖域教之以明善而成身皆所以為植立生人之至計也論語之不可廢也如是夫

策問 春秋以來天理晦蝕人欲橫流士生其時知有務外之學而已視操存涵養之學果何如也吾夫子不忍聽人心之陷溺思拯其弊而更新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使之決擇於義利也女為君子儒毋為小人儒是使之決擇於君子小人也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是使之決擇於為

已為人也是者在所取非者在所舍善者在所鑒惡者在所戒兩開其端聽其自擇是以從游之士顏氏之樂內曾子之省身雖千祿如子張警省於開達之辨而執德弘矣雖貨殖如子貢黽勉於息肩之日而性天得聞矣長善救失皆夫子成就之功也　道喪千載不有我朝諸君子則孔門務內之學誰其嗣之是學也濂溪先生濬其源程張二先生疏其流程門諸高弟衍其派逮及考亭朱文公先生出而集先哲之大成振起斯文成就後學論語一書尤為有功於先聖而加惠於天下後世者也今觀既為之精義矣又為之集註矣集註去取各有所據慮後學之未明也又為之或問以指示之焉我皇上潛心典學有取文公論語集註羽翼斯文是得乎

文公發明論語之意也文公固嘗於論語而為之言曰是書
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文公斯言
上契夫子立言垂訓之本旨孰知天佑斯文篤一上聖褒崇
先生論語集注之書又有如王上天語之見知也耶非特文
公之幸亦此書之幸也
講義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
經可不治而明矣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
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又曰讀論語
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又曰某自十七八歲讀論
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氣味深長　又曰學者讀
夫二書於其訓釋之詳且明也曰講焉則無不通矣義理之

精且約也日誦焉則無不識矣通者已知而時習識者未解
而勿忘乎之始學亦若斯而已矣嗚呼其懲戒之哉汲汲焉
而無欲速也循循焉而無敢惰也毋牽於俗學而絕之以為
迂且緩也毋惑於異端而躐之以為近且卑也　又曰論語
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
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聖
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

四書三　　孟子　　以教人充廣立說

策頭 良心善性與生俱生學者不可無體驗之功存心養性
以天事天學者不可無充廣之功反而求之秉彝之初非明
不可也充廣之功推而達之踐形之際非誠不可也明以見

善而不昧其自本自根之體誠以爲善而不梏其流行發見之用聖賢教人無以尚此而孟氏七篇之訓大抵發明此意歟

策段 古昔聖賢知夫斯人有生之初無不均有是善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有是端而能勿喪其端者誰乎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有是端而能勿失其端者誰乎辭遜爲禮之端是非爲知之端孰不有是端也有是端而勿梏亡其端者又誰乎孟子固嘗教人曰人之有是四端也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燃泉之始達則不爲自暴自棄人也是必體驗於夜氣未梏之時而極其所謂明充廣於踐形惟肖之日而極其所謂誠勿爲小體之養而爲大體之養庶無負孟氏教人之意

孟氏之書其有功於世教非一句之廿一銖之重也於仁也

指愛牛之■念以爲充之足以保四海於氣也指集義之所生以爲浩然可以塞天地於心也指善端之存以爲苟得其養則無不長於性也指無有不善以爲人性之善如水之就下而之發爲鷄犬放而知求之喻桐梓猶加保養之喻麰麥播種而生之喻牛山不可旦旦伐之之喻其立言示訓惟欲有保養而無戕賊也有封殖而無夭閼也是因人類之得以有立於天地間也

我朝儒先輩出理學大明建至朱文公作爲於語孟二書闡揚奥旨啓迪後來固嘗爲之言曰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夫體驗充廣非明誠兩盡不可也孟氏以此而垂諸空言文公以此而著爲集註今家

藏人誦其必服膺於是矣而不知果能體　充廣否也苟能明以體驗之而知其降衷秉彝之初無有不善誠以充廣之而知其率性踐形之日無非所以全其善則文公發明鄒書之意可無負矣

輯釋程子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個仁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個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

是要正人心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　朱氏曰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疎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知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又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餘見上第二套

四書四　中庸　以造道詣極立說

策頭會道者必極其原明道者必指其原必極其原則道不可以淺近求必指其原則道不可以虛無索大哉道乎其具

於中庸之一編乎至哉中庸乎其包極是道之體用而無遺乎故中庸者聖人之極致也非可與大學並言大學言爲學之等級有不若中庸之爲與行宏深也非可與語孟並言語孟言應世之軌轍有不若中庸之爲超異卓絕也是其言包體用貫精粗直詣乎上達之境細入乎無倫之妙學者之終事聖人之極功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悉具足於此書此中庸之所以爲至也

疑段夫中庸胡爲而言道之原葢自孔鐸不聞異端競起稂莠亂苗鄭聲亂樂子思之徒懼之於是而作爲中庸之書意若曰道之原固如此也學者窮此則可以會道之奥矣故觀中庸之書體用一原隱顯無間若涉大海浩無津涯載道之

原固詳且盡矣而悠千載此學不明豈聖道晦明固有時耶
中庸之學孟子傳之取其說而著之於七篇而軻之没無傳
焉濂溪周子始繼絕學通書言誠始發其蘊然猶有詳說而
備論也蓋至於朱文公而後益明文公其集道之大全而後
學之蓍龜乎其論中庸也皆所以該體用如戒謹不睹恐懼
不聞若無以異於隱微謹獨之意而文公乃析而二之蓋一
以存天理之本然一以遏人欲於將萌先言其體而復言其
用也夫子與點孟氏養氣若異乎鳶飛魚躍之旨而文公乃
兼而取之蓋皆以發明天理流行之妙兼體用而言之文公
發明中庸之旨豈不混融而畢備哉

今文公之書家藏人誦鄙生服膺涵泳為日久矣而今日復

大宗文公之學中庸一書學者宜知所以會道之原矣抑是書也其爲道雖難能而其學亦可以徐造學者如之何而可以進此曰道至中庸而極中庸至盡誠而極而誠之爲物也亦惟自主一持敬而充之苟能反之方寸之間而去其私欲之累肅然收斂一物不容則敬立而誠盡誠盡而道原畢會矣優入聖域初非難事而中庸非果然深奥也道不遠人人能弘道足矣

事料程子曰中庸一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傳於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衮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卻卑說本便遺卻末　又曰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須玩味

又曰中庸首先言本人之情性次言學次言三王損益成士

道餘外更無意　又曰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如登九層之臺自下而上爲是　朱子曰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　者蓋其憂之也深故言其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又曰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

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四書五　大學　以入道有序立説

策頭 求道有綱領行道有次第知斯二者則知大學之所以為書矣據其綱領而次第以行之循其次第而積久以造之學者之於道其庶幾乎如室之門如裘之領如網之綱所謂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此大學之綱領也然而進有梯級自下而高不可躐也趨有途轍自近而遠不可踰也所謂自明德而親民而止於至善此大學之次第也誦其書而玩其旨於綱領之中而提其要於次第之中而會其的斯之謂善學者矣

策段天昌我宋實壽斯文道學大明儒先輩出有如大學一書實聖門傳授萬世心法近世朱文公先生闡揚大義分析章句而曾子子思千五百年不傳之蘊始大彰明於天下大哉此書乎其示求道之綱領行道之次第乎自今觀之至善所止其次序之先者莫大於人倫君臣父子既舉其綱則餘事以類推纖悉節目豈必縷及而不遺此文公所以無疑乎此也致知之學其次序之急者莫先於格物物物而格之則將豁然而貫通豈必泥迹而不求諸心騖外而不求諸內此文公所以有取乎此也以至絜矩之道即推已之恕也苟充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此其次序亦在於人已物我之間非可以蹴致也文公於大學之旨豈不條析而甚明哉

吁道學之秘幾年絕響我朝文明開運英賢間出自濂溪浚其源伊洛横渠導其流遂大明於當時楊龜山胡文定尤有得於中原之正傳而吾道於是南矣涵濡長養至乾道淳煕名儒輩出張公鳴於荆吕公聞於浙朱文公奮於閩學者咸知所宗嚮之文公先生發此書之旨使學者由近而之遠此然為生民立極為萬世開太平何其幸也今文公之書家藏人誦文文公之學風舒日明上之人宗尚之下之人服習之大學綱領次序必有識而踐行之者矣抑文公教人曰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然則大學亦非可以淺近求也毋亦循循而進自知止有定而至於能慮能得自道學自修而至於盛 德至善自致知格物而至於治國平

天下無所不極其至而後足以盡大學之道矣

[illegible]程子曰大學乃孔子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　又曰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　朱子曰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教人之法周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子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又曰大學一篇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某竊因其說復定此本次序有倫義理通貫以得其真又曰大學是修身治國底規模

其獻策收結等段亟見第一套

璧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四十三